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水浒传

(上)

(连环画系列丛书)





宋朝徽宗年间，东京城里有个人，姓林名冲，人品端正，武艺超群，现今做着殿帅府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这一日，林冲带了娘子张氏和使女锦儿，来酸枣门外狱庙里烧香还愿。



途经狱庙  
隔壁菜园，忽  
听得里面传来  
一片喝采叫好  
声。林冲忍不  
住停脚从断墙  
处望里看，只  
见一个胖大和  
尚在耍弄一柄  
浑铁禅杖，飕  
飕的使动，浑  
身上下没半点  
儿参差，不禁  
喝采道：“果  
真使得好！”



那和尚听得，收住了手，问那军官是谁？众人道：

“这官人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名唤林冲。”和尚便叫：

“林教头，何不进来相见？”林冲叫娘子  
和锦儿先去狱庙里，自己跳入墙来，就在槐树下和和尚相见了，一同坐下。







林冲抢到五岳楼看时，见胡梯上一个年少后生把娘子拦住了不放。林冲赶到跟前，把那后生肩胛只一扳过来，喝道：“调戏良人妻子当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时，认得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内，先自手软了。



高衙内道：“林冲，干你甚事，你来多管！”原来高衙内不晓得她是林冲娘子。众闲汉一齐过来劝道：“教头休怪，衙内不认得，多有冲撞。”林冲怒气未消，一双眼瞅着高衙内。众闲汉劝了林冲，簇拥着高衙内出庙上马去了。





这高衙内自见了林冲娘子，心中好生着迷，回到府中，快不快。众闲汉中有一个唤作“干乌头”富安的，理会得高衙内的心思，独自来府中献计：“只须如此如此……保管衙内成其好事。”高衙内大喜，命他即刻就去行计。



且说林冲那日  
与娘子回到家中，  
连日闷闷，懒得上  
街去。这日巳牌  
时，有好友陆虞候  
陆谦来探望。两人  
吃了茶，叙说些闲  
话，陆谦便道：“阿嫂，  
我同林兄到家里去吃三杯  
解闷。”林冲娘子赶到布  
帘下叫道：“大哥，少饮  
早归！”



两个路  
过樊楼，陆  
谦道：“兄  
长，我们休  
往家里去了，  
就在这里吃两  
杯。”上到楼内，占  
个阁儿，唤酒保取两  
瓶上色好酒，稀奇果  
子案酒，叙说闲话。





锦儿道：  
“官人出来没  
半个时辰，只  
见一人奔来家  
里说：‘你家  
官人在陆谦家  
吃酒撞倒了，  
叫娘子快去。’娘子  
和锦儿连忙跟那人去，  
上至楼上，不见官  
人，却见前日狱庙里  
那后生。锦儿一见，  
慌忙来寻官人。”



林冲吃了一惊，三步做一步跑到陆谦家，抢到胡梯上，却关着楼门。只听娘子叫道：“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关在这里？”又听得高衙内道：“娘子，可怜见救我！便是铁石人，也告得回转！”



林冲叫道：“大嫂开门！”那妇人听得是丈夫声音，只顾来开门。高衙内吃了一惊，推开窗跳墙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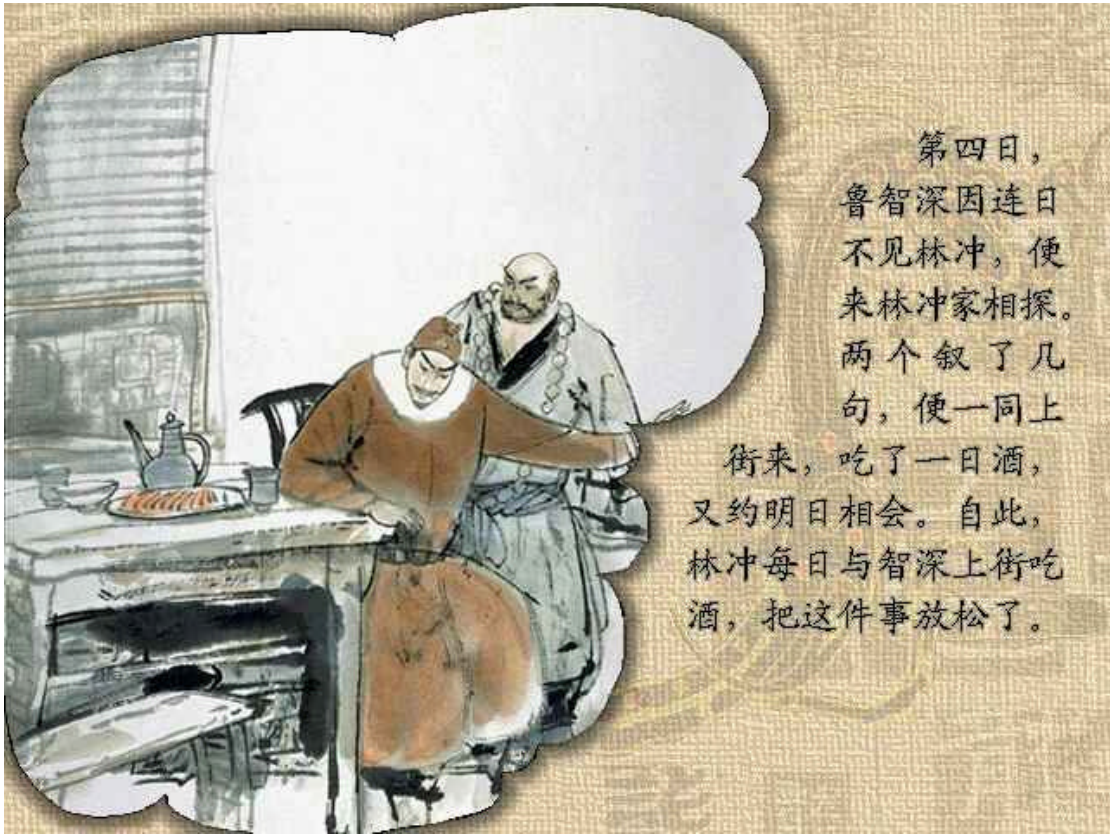


林冲上得楼，寻不见高衙内，问娘子道：“不曾被这厮玷污了？”娘子道：“不曾。”林冲把陆谦家打得粉碎，扶着娘子下楼。锦儿接着，三个人一起回家去。





林冲拿了一把解腕尖刀，径奔樊楼去寻陆谦，也不见了。又来他门前等了一晚，不见回家。娘子劝道：“我又不曾被他骗了，你休得胡做！”林冲道：“可恨陆谦这畜生，平日里称兄称弟，也来骗我！”一连等了三日，都不曾等到。



第四日，  
鲁智深因连日  
不见林冲，便  
来林冲家相探。  
两个叙了几  
句，便一同上

街来，吃了一日酒，  
又约明日相会。自此，  
林冲每日与智深上街吃  
酒，把这件事放松了。



这一日，两个同到阅武坊巷口，见一条大汉手里拿着一口刀，插支草标儿立在街上，口里自言自语道：“偌大东京，没一个识得军器的！”林冲听得，猛回过头来，说道：“将来看。”那汉腮的把刀掣将出来，明光光的夺人眼目。



林冲接刀在手，同智深看了，失口道：“好刀！你要卖几钱？”那汉索价二千贯，林冲还了一千贯。那汉叹口气道：“罢，罢！金子作生铁卖了！”林冲别了智深，自引那汉去家中取钱。



林冲将银子折算钱贯，与了那汉，问道：“你这口刀哪里得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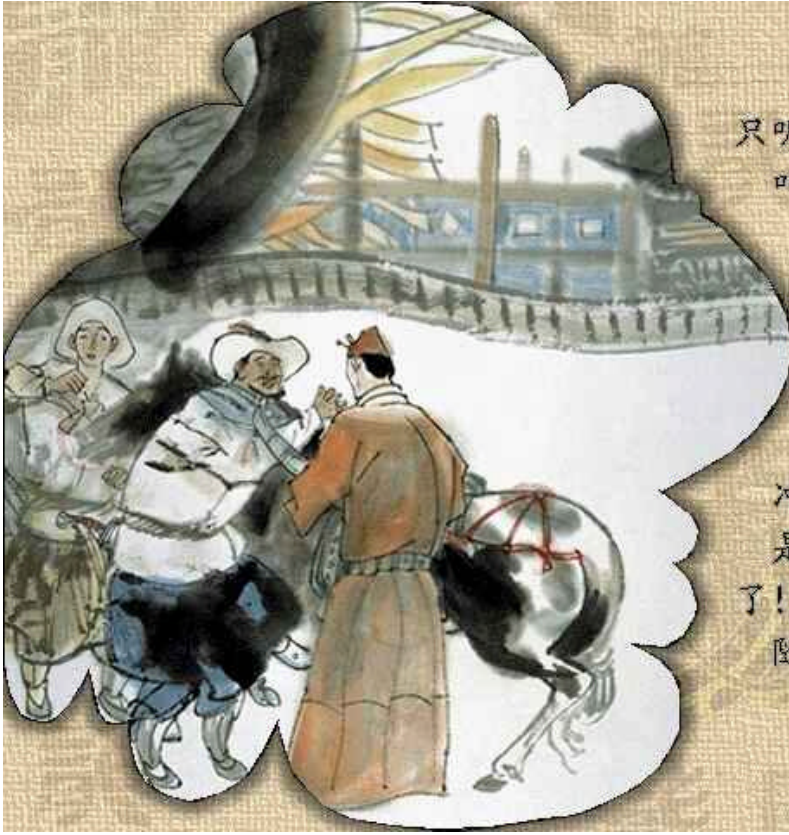
那汉说：“小人祖上留下。

因为家境日落，没奈何将来卖了。”林冲道：

“你祖上是谁？”那汉道：“若说时，羞辱死人！”拿了银两自去。



林冲把刀翻来覆去看了一会，喝采道：“果然好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宝刀，胡乱不肯教人看，我几番借看也不能够，今日我也买了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试。”当晚不落手看了一晚。



次日巳牌时分，  
只听得门首两个承局  
叫道：“林教头，  
太尉钧旨，说你  
买了口好刀，  
就叫你拿去  
比看。太尉在  
府里专等。”林  
冲听得，说道：“又  
是甚么多口的报知  
了！”拿了那口刀，  
随这两个承局往太  
尉府去了。



林冲道：“我在府中不曾见得二位。”两人道：“小人新近参随。”却早来到府里，进到前厅，两个道：“太尉在后堂坐候。”引林冲转入屏风，过了三重门，到了一个去处。又道：“教头少待，等我去禀太尉。”自入内去了。





一盞茶時，不見出來。林沖探頭入帘看時，只見檐前額上有四個字“白虎節堂”。猛省道：“這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處，如何敢擅入！”急待回身，只听得靴履响，一个人从外面入来。林冲看时，不是别人，正是本管高太尉。



林冲执刀向前行礼。太尉喝道：“林冲！你又无呼唤，因何擅入白虎节堂？手里拿着刀，莫非来刺杀本官？”林冲躬身道：“恩相！恰才蒙两个承局呼唤林冲拿刀来比看。”太尉道：“承局在那里？”林冲道：“他们已投堂里去了。”



太尉道：“胡说！甚么承局敢进我节堂里去？左右，与我拿下这厮！”话犹未了，耳房里走出二十余人，把林冲横推倒拽下去。林冲大叫冤屈。太尉道：“解去开封府，吩咐滕府尹好生推问，明白处决！就把这刀封了去！”



到得开封府时，恰好府尹坐衙未退。太尉亲信把太尉言语对府尹说了。府尹道：“林冲，你手执利刃，故入节堂？这是该死的罪！”林冲告道：“恩相明镜，念林冲负屈衔冤！小人虽是粗卤军汉，颇识法度，如何敢擅入节堂？”



林冲把妻子到狱  
庙还愿，遭高衙内调  
戏，以后赚去陆谦  
楼上，后来买了  
这口刀，今日高  
太尉差两个承局  
来家，叫拿刀到  
府里比看，详细说  
了一遍。道：“这是太尉  
设计陷害林冲，望恩相  
做主！”府尹听了，叫  
取刑具上了下在牢里。



林冲家里自来买  
上告下，使用财帛。

有个当案孔目孙  
定，为人最耿  
直，他明知这  
事，禀府尹道：

“看林冲口词，是  
个无罪的人，只是无  
法捉拿两个承局。今着  
他招做‘不合腰悬利刃，  
误入节堂，’脊杖二十，  
刺配远恶军州便了。”



府尹升厅，叫林冲除了长枷，断二十脊杖，唤个文笔匠刺了双颊，发配沧州牢城。当厅钉了护身枷，贴上封条，差董超、薛霸两个公人监押前去。



两个公人领了公文，押送林冲出开封府来。众邻舍及林冲的丈人张教头接着，一同到州桥下酒店里坐定。

林冲道：“多得孙孔目维持，这棒不毒，因此走得动。”张教头叫酒保安排酒果款待两个公人，并拿出银两赍发他们。









当下叫酒保寻个  
写文书的人来，林冲  
说，那人写。一时  
写毕，林冲借  
过笔来，在那  
年月下押个花  
字，打个手模。



正在这时，只见锦儿搀着娘子号天哭地叫将来，林冲起身接着道：“娘子，小人有句话已禀过泰山了。为是林冲今去沧州，生死未保，诚恐误了娘子青春，今已写下文字在此。万望娘子休等小人，莫为林冲误了贤妻。”





林冲与泰山救得起来，半晌方才苏醒，犹是哭不住。众邻舍与锦儿来劝林冲娘子，搀扶回去。张教头嘱咐林冲道：“你但放心去。你的老小，我明日便取回去养在家里，待你回来完聚。”林冲谢了，背了包裹，随着公人去了。

















时遇六月天气，炎暑正热。林冲初吃棒时，倒也无事，次后棒疮发作，路上一步挨一步走不动。

薛霸道：“好不晓事！此去沧州二千余里，你这般走，几时得到？”林冲道：“小人前日才吃棒，棒疮发了，上下只得担待一步！”



看看天色已晚，  
三个人投村中客店里  
来。到得房内，两个  
公人放了棍棒，解  
下包裹。林冲也  
把包裹解了，不  
等公人开口，去  
包里取些碎银两，  
央店小二买些酒肉，余  
些米来，安排盘馔，请  
两个防送公人吃喝。



董超、薛霸又添些酒来，把林冲灌得醉了，倒在一边。薛霸去烧一锅百沸滚汤，倒在脚盆内，叫道：“林教头你也洗了脚好睡。”林冲不知是计，只顾伸下脚来，被薛霸只一按，按在滚汤里。



林冲叫声：“哎呀！”急缩得起时，早泡得脚面红肿了。薛霸道：“只见罪人服侍公人，哪曾有公人服侍罪人？好意叫他洗脚，反倒嫌冷嫌热！”口里喃喃的骂了半夜。林冲哪敢回话？自去倒在一边。





睡到四更，薛霸起来打火做饭吃。林冲起来，晕了，吃不得，又走不动。

薛霸拿了水火棍，催促动身。

董超去腰里解下一双新草鞋叫林冲穿。林冲着时，脚上满面都是燎浆泡。两个公人带了林冲出店，却是五更天气。



走不到三、两里，林冲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鲜血淋漓，走不动了。薛霸骂道：“走便快走！不走便大棍拗将来！”林冲道：“小人岂敢俄延路程，实是脚疼走不动。”董超道：“我扶着你走。”搀着林冲又挨了四、五里路。





